

第三十章 同一條路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範閑手頭有兩套情報班子，對於天底下的動靜，偵知極為迅速。但是東夷城開劍廬一事乃是各方勢力注意事宜裏的重中之重，他離京極快，那時監察院和抱月樓尚未有情報回來。燕京地處偏北，與天下另兩方勢力多有交雜，而且軍方也有自己的情報係統，所以他急著問一下王誌昆，看看對方有沒有什麼消息。

王誌昆皺眉思忖片刻後，不怎麼堅定說道：“依常理推論，應該是長寧侯爺。”

東夷城日後的傾向，影響太過深遠，不論是北齊還是南慶，都極為緊張，南慶派出天字第一號打手範閑，估計逃不脫天下人的分析判斷，而北齊方麵必然也要派出與之相對應的人物，才能讓東夷城感覺到他們的誠意以及籌碼。

長寧侯爺乃是北齊太後的親兄弟，而且如今掌管著北齊內庫地銀錢往來，確實是個極重要的人物。

範閑卻挑了挑眉頭。有些猜疑意味地輕聲說道：“這位侯爺也是老熟人了，喝酒倒是不錯。可真要做起事來，比他兒子差地可不少少。”

王誌昆知道此時說的是正事兒。以他大都督地身份亦不敢怠慢，應道：“衛華雖然是錦衣衛指揮使。但北國錦衣衛。地位卻遠遠不及院裏，他也沒有這麼大的權限。”

範閑點了點頭。監察院這個特務機構實在太特殊。除了自信到掉渣地皇帝老子。沒有哪位帝王敢允許這樣一個機構存在。北齊錦衣衛在雖然承自當年肖恩組織地緹騎，但在北齊太後皇帝母子二人的打擊下，聲勢早已遠不如大魏之時。

尤其是沈重被上杉虎當街刺死後。錦衣衛能力雖在。地位卻是日趨低下，如果北齊那位小皇帝。真地想在東夷城有所作為。衛華也不是一個好選擇。

“兵來將擋。不管派誰來。終究比拚地是國力。還是不要再想了。”範閑飲了一口酒。眉宇間浮出淡淡地疲憊之意。

王誌昆微笑看著他，開口說道：“小範大人此去，必然馬到成功。”

範閑苦笑了一聲。離京都前。包括胡大學士在內地所有人。都和這位王大都督一樣有信心。甚至皇帝陛下在禦書房裏做交代，也似乎根本沒有想過範閑會輸這一仗。

他不了解。在慶國官員百姓的心中。小範大人這四個字。當年所竹的金邊。早已變成了一片金芒，所有人對他都有極強地信心，五年來地過往早已證明了。隻要他親自出手，沒有什麼辦不到的事情。

慶曆十年地這個春，慶國朝野上下。似乎都在安靜地等待著東夷城地臣服，等待著小範大人馬車進入劍廬，不費一兵一卒。就開始接收一大片土地，以及這片土地上生活地子民以及蘊積無數年地巨大財富。

隻是範閑自己卻不會做如此想法。雖然通過王十三郎。他感受過四顧劍此人地態度，也小心翼翼地向這位劍聖大人表示過自己地態度，雙方在某種程度上尋找到了利益的交叉點。然而此行東夷。要為慶國爭取的利益著實太大。

換一個角度說，東夷城要付出地利益太大。這不是過家家。也不是涉及上百萬兩白銀地大生意，而是實實在在地曆史改變，一個真正的曆史大事件。就將發生在範閑地眼前，甚至是他地手中。

當此時局，由不得範閑不惶恐，他時常在想，自己何德何能。居然能夠開土擴疆，而且還可能是走地九七地路子？

問題在於，四顧劍重傷將死。對於慶帝的恨意與怒意，隻怕傾盡東海之水都難以洗清。這位大宗師雖然明知自己死後，東夷城必然要被兩大國家瓜分，他要為這座城，以及城旁的諸侯國考慮，所以才會邀請北齊南慶去參加他人生最後一次地開廬儀式。但他仍然要替東夷城的子民，最後一次爭取利益。

範閑不由想起了離京前，在禦書房內與皇帝老子最後的一次深談，其時陛下地臉上浮著淡淡的微笑，雖然與眾大

臣一般，對於範閑此行東夷充滿了信心，但是言談舉止間，卻根本不是很看重這次開廬儀式。

皇帝的心思，範閑很了解，自信強大如陛下者，根本不在乎東夷城大廈將傾時所釋出地和解之意與最後的善

在皇帝看來。這隻東夷城最後地悲鳴，如果慶國能夠花更少的代價，得到東夷城地土地與財富，那當然是極合算的事情，可是如果四顧劍提出地條件，讓慶帝覺得很無稽，慶帝並不憚於直接舉起手中地刀槍，將這聲悲鳴變成慘號。

而以範閑的分析及對這兩位當世強者性情地了解，四顧劍即將提出的條件，肯定是慶帝無法接受的，這才是他此行所要面臨地最大問題

—

出使的隊伍不敢在燕京城裏耽擱太多時間，第二天一大清早，範閑便在王誌昆和梅執禮相送下出了城池，會合了由江南一地趕過來地監察院四處部屬，往官道之上駛去。

車隊向著南慶國境線附近行去。還未完全離開燕京大營護送的官兵。便又迎來了一枝會合地隊伍。一位商人在眾人納悶地目光中。登上了範閑地馬車。

“辛苦了。”範閑拍了拍史闡立地肩膀。這些年裏。範門四子有三位在慶國朝中打拚。而隻有當年未中舉地史闡立成了範閑地私人助力，一直在江南和境外豪華郡中，與桑文一道開設抱月樓。暗中替範閑梳理情報來源。

史闡立低聲對門師範閑交代了最近抱月樓地狀況。以及在東夷城內所打聽到地一些小道消息。

“看來十三郎說地對，東夷城內部也有紛爭。這一次天下人都以為我大慶是要去摘果子。哪裏會想到這果子也可能是有毒的。”範閑聽了半晌後。自嘲一笑說道：“隻是我看不清楚。那位東夷城地城主。究竟是哪裏來地勇氣。居然在四顧劍馬上便要離世的情況下。還敢和我大慶對著幹。”

“北齊人肯定在暗中支持他。即便是劍廬內部。也有很多人不願意和我大慶靠近。”

“這些事情不是由得他們願不願意地。”範閑歎了一口氣，“實力決定一切。四顧劍一死。北齊東夷再無大宗師。雙方隻能在疆場上見。北齊國境寬闊。民富土肥。與我大慶倒是有一戰之力。而東夷城以貿易立城。富則富矣，強卻不怎麼強，哪裏是我慶軍地對手？”

“關鍵問題是。四顧劍傷於陛下之局。劍廬上下恨我南慶入骨。隻怕他們寧肯拚死一戰。也不願意就此屈服稱臣。”史闡立這些年過著大老板地生活。養地胖了些。頭上也未生出白發。較諸當年地青澀寒酸模樣，不知改變了多少。但唯一沒變地。則是對範閑地忠心與敬佩。自年前起，他便留在東夷城打探劍廬方麵地意向。所以知道如今地劍廬死寂之下蘊著風險，不免有些替門師擔心。

“關鍵還是四顧劍的態度。”範閑低著頭。閉著眼。隨著馬車地行進一起一伏，苦笑說道：“他若真是個擰脾氣地白癡。隻怕還是要大打一場。不過如果真要打一場，那十三郎又算什麼呢？你這幾年傳來地消息如果確實地話。十三郎將是他地衣鉢傳人，這麼強而有力地態度。逼著我都要替他東夷考慮再三。四顧劍總不至於白出了這步棋。”

“這又是另一個問題了。東夷城倒向我大慶還是北齊，是一樁事兒。然而四顧劍之後地劍廬，究竟由誰掌管，這又是一樁大事。”史闡立憂心忡忡說道：“雖然十三大人深得四顧劍寵愛。但是雲之瀾才是劍廬首徒，他交遊廣闊。極得人心，又有無數師弟妹及晚輩造勢，加上城主府和北齊地支持。四顧劍如果死了，隻怕雲之瀾不會給十三大人任何機會。”

範閑睜開雙眼，眸中寒芒微作。自言自語道：“難道又要像很多年前殺盡滿門。劍廬才能定了歸屬？”

這說地是很多年前東夷城地一樁舊事，大事，四顧劍令人發指地連斬家族逾百人。甚至連自己地親生父母都沒有放過，瘋子白癡地惡名不脛而走。同時也讓監察院揀了一位影子，直至今日。

史闡立沉默著。不知該如何回答。

“東夷城城主肯定是不可能接受我們地條件地。”範閑輕聲說道：“有本講三國的說本裏提過，臣子們可以投降，因為他們還是在做臣子，隻有那位城主。如果投降了，那他什麼都不是了。”

“還有個關鍵就是東夷城的傳承。”他揉了揉眉心，“如果雲之瀾真要和十三搶。我們這些外人，在事前也起不了什麼太大地作用。”

史闡立沉吟片刻後，小聲問道：“老師離京前，陛下給地底線是什麼？”

“稱臣，納貢，散軍，各諸侯國開國境，我慶軍入境進駐，王公一律集於京都居住。”範閑低著頭說道。

史闡立大吸一口冷氣，心想這些條件開將出來，東夷城直接等若是廢了，陛下地胃口太大，想僅憑著強大地國力進行恐嚇，就不戰而屈人之兵，這等喪權辱國地條件，隻怕東夷城沒有人敢接受。

“當然，年限可以再談，不見得爭於一時。”範閑輕聲說道，其實這是他與慶帝私下爭論許久之後，才替東夷城爭取了更多的時間。他頓了頓後，接著說道：“如果這些小王公們不敢去京都住。陛下在燕京替他們另修新府，自然是不會虧待他們。”

史闡立壓下心頭的震驚，搖頭說道：“沒有人會答應，這等條件，等若是將他們的人頭端入於我大慶的案板之上。隻怕他們寧肯拚死一戰。至少還有些希望。”

範閑沒有回答這個問題，轉而說道：“北齊人肯定不能眼睜睜看著東夷被我們吞了，這一次他們一定會做足手腳。”

“他們能做什麼？”

範閑掀開車窗的窗簾，望著官道上地青青樹木，隨意說道：“北齊那位小皇帝，會首先試圖在四顧劍臨終前，說服他與北齊聯手，由北齊給予東夷城大量支持。如果一旦被北齊人察覺。東夷城真的抗不住，準備答應我大慶朝的條約，那麼他們會不惜一切代價，破壞這次協議。”

不等史闡立開口，他繼續輕聲說道：“殺了我，或者是殺了東夷城內某位重要的人物。挑起東夷城與我南慶之間本就濃烈的仇恨與血腥，隻要戰爭開始了，東夷城便是再想投降，以陛下地性格。也不會答應，到那時，北齊人便可以騎在牆上，再做打算。”

便在說這些話的時候，車隊向著東南方向轉了個彎。依著一座小山，畔著一道清流，往著宋國的方向行去。範閑眯著眼睛往後望去。燕京城依然清晰可見，那處大營裏的士兵們正等待著戰爭的來臨，或者是驚恐於戰爭的來臨。

王家小姐要嫁入和親王府為側妃了，所以今天自然不可能來送範閑，但依然是很恭謹地托王大都督給範閑帶了禮物。每每思及這位起始刁蠻無雙，後來卻被自己整治的淒苦不堪的大小姐，範閑地心情便會覺得有些複雜。

不管是什麼樣性情的人，不管是大宗師還是驕蠻權貴之女，如果他或她在這個世間，有一件一定想達成的目標，那麼他或她，肯定都願意為此而付出平日裏根本不可能付出的代價。

“我現在隻擔心一件事情。”範閑收回望向車窗外的目光，輕聲說道：“四顧劍又不是位大聖大賢的人物，如果他和我一樣，都信奉死後不怕洪水滔天這一條信條，那就麻煩了。”

“嗯？”史闡立明顯沒有完全聽明白這句話。

範閑苦笑了一聲，說道：“苦荷臨終前，步下兩著狠棋，拖得我大慶辛苦不堪，更是讓我頭痛異常。似他們這樣地大人物，看的比誰都遠，我很難相信，四顧劍敗於陛下之手，苟延殘喘至今日，整整想了兩年半時間，會這樣甘願認輸，而沒有什麼想法。”

他害怕這些大宗師們的可怕想法。

...

第三日，車隊穿過隱於平原中的那條無形國境線，進入了宋國。這個小諸侯國麵積不大，還及不上南慶或北齊地一個大州，但曆史卻極為悠久。雖有名義上的王，但實際上全部由東夷城進行節製，除了官員任免的權力之外，一應武裝力量都出自東夷城城主府及劍廬。

對於宋國，範閑並不陌生，對於這條道路，他更是無比熟悉。因為宋國的抱月樓開的極早，是範閑控制天下高端青樓產業，進行連鎖店發展時地第一批試點。而幾年前大東山之變，範閑在狙死燕小乙之後，以重傷之軀逃出群山，也是從宋國進入了國境之內，穿過燕京，最終回到了京都，帶領著監察院，向長公主一方勢力發起了狠辣的反擊。

往年過時，範閑孤身一人，隱姓埋名，喬裝易容，身心俱疲，傷勢纏綿，且未知前路何在。

今年來時，一路華蓋相隨，隨侍如雲，亮明儀仗，萬人矚目，風光無限，以當世第一大國權臣的名頭，橫生生誇耀於宋國地大街之上。

然而在範閑看來，自己其實根本沒有絲毫變化，真正變了的，隻是這天下間三方勢力的實力對比。

拒絕了宋國官方盛情地接待，也回避了那些警惕而複雜的目光，範閑一行住進了抱月樓，畢竟是自家的產業，安全方面比較放心。

初初入樓不過片刻，便有宋國官員神情緊張地前來稟報，說是有客人前來，請求麵見小範大人。範閑神色微怔，再看這官員緊張神情，便知道來客是誰，不由笑了起來，心想倒也真巧，自己剛到，北齊人也便到了。

他起身走到廳外，一拱手笑著迎道：“衛華兄，想不到來的果然是你。”

北齊錦衣衛指揮使衛華一臉無奈笑容，鄭重回禮道：“見過小範大人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